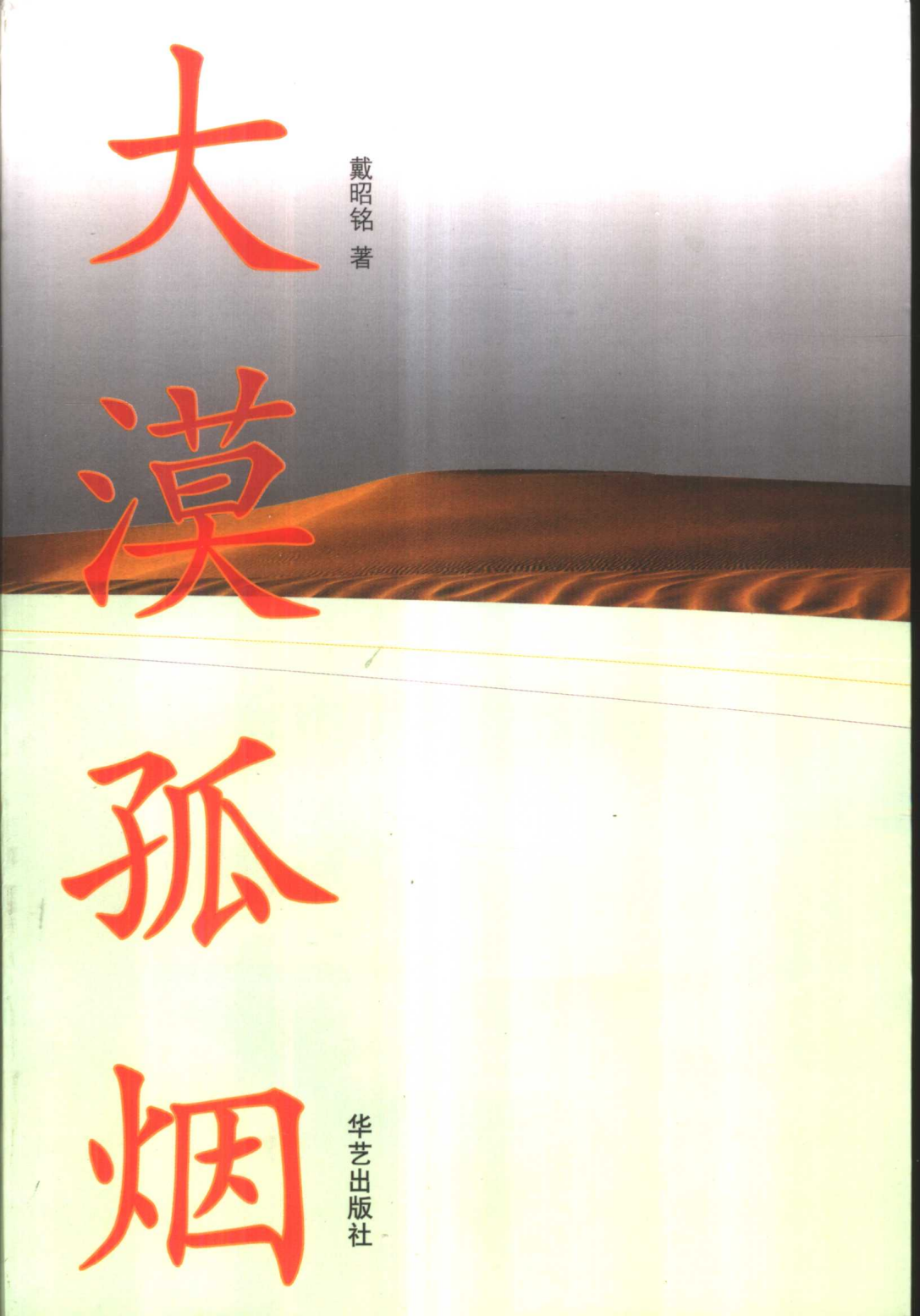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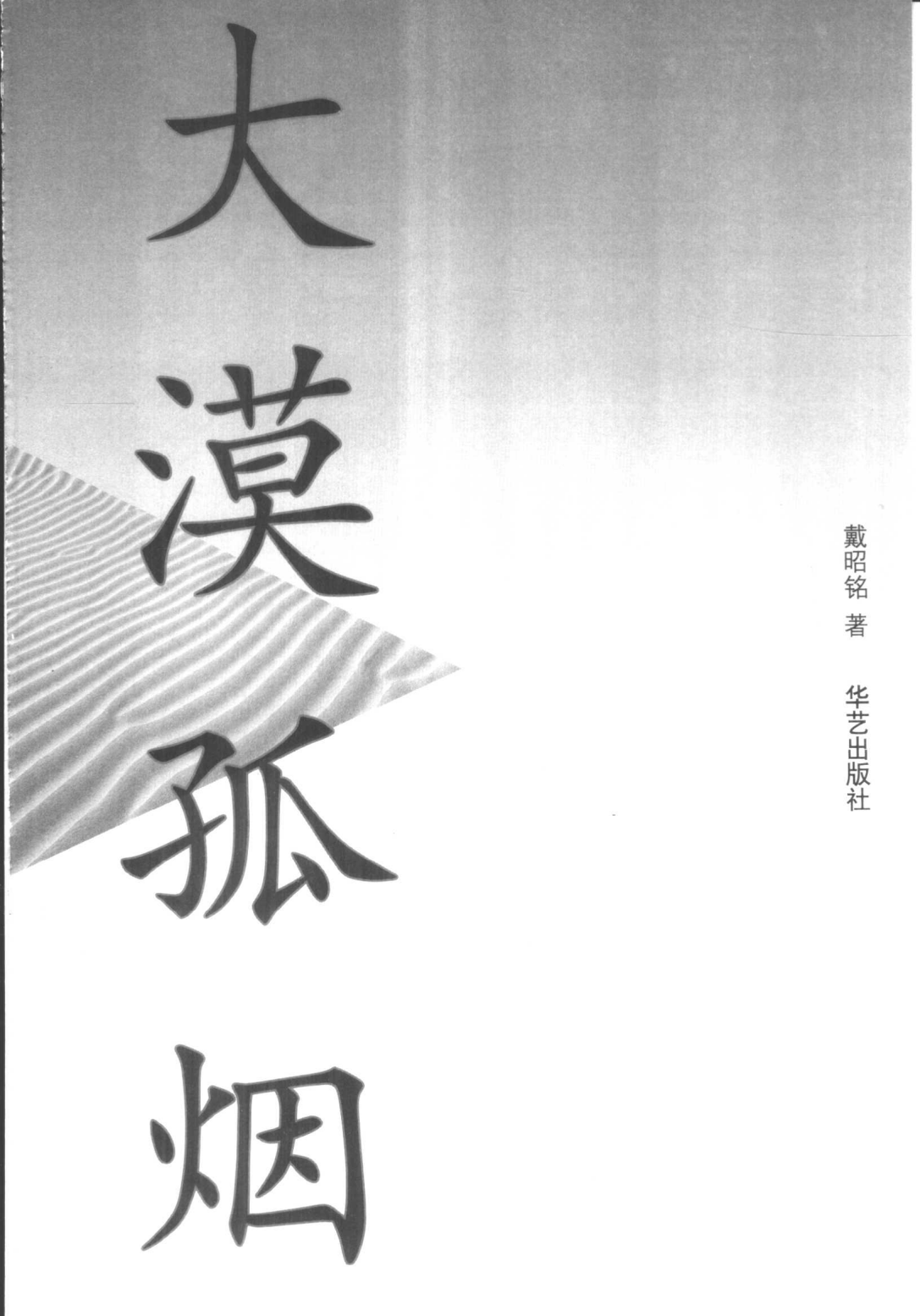
大漠



戴昭铭 著

孤烟

华艺出版社



大漠孤烟

戴昭铭 著

华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漠孤烟/戴昭铭著. —北京: 华艺出版社, 2001.6
ISBN 7-80142-327-5

I. 大… II. 戴…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33115 号

大漠孤烟

作者: 戴昭铭

责任编辑: 郑治清

装帧设计: 张清

出版发行: 华艺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朝内南小街前拐棒胡同 1 号

印刷: 世界知识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450 千字

印张: 15.875

印数: 1—2500

书号: ISBN 7-80142-327-5/I·166

定价: 32.80 元

华艺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华艺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大漠孤烟》序

季羨林

接到黑龙江大学戴昭铭先生来信,要我给他的长篇小说《大漠孤烟》写一篇序。我不专门研究文学,更不是文学批评家。何况我年前已经立下了宏愿大誓:今后不再给人写序。因此,我内心里第一个反应就是拒绝,坚决拒绝。

但是,过了两天,我又拿出了戴先生的信,仔细看了两遍,又读了张景超教授的《奇人奇书》,是专门介绍《大漠孤烟》的文章。我仔细想了想,越来越觉得兹事体大,我实在应该站出来,助一臂之力。我决心改变原来的想法。我认为,这一篇序一定要写,坚决要写。

为什么我在极短的时间内内心里居然有这样的剧变呢?

话要从“十年浩劫”说起。我生性鲁钝,在很多方面都不是先知先觉,在政治上,我只是一个后觉中之后觉。一直到身陷囹圄,天天挨打受骂,我依旧诚心诚意参加造神运动,为十年浩劫辩护。一直到四凶被捉,我脑袋里才开了点窍。改革开放,天日重明,经济发展,国势日隆。我却常常想到“文革”,在自己心中进行反思。我越来越觉得,十年浩劫是我们这个伟大民族历史上最残暴、最粗野、最荒谬、最

无理的空前绝后(这是我的希望)的一场悲剧。我们的政治四分五裂,我们的经济已经走到破产的边缘上,我们的社会进步至少有十年被拖住了后腿。想到这里,真不禁后怕不止,心惊胆战。

付出了这样沉重的学费,我们学习到些什么东西呢?应该说,学习到了不少的东西。从最大的宏观上来看,改革开放就是同“文革”“对着干”的结果。但是,据我的看法,我们应该学习的东西还有很大的遗漏,我们没能很好利用“文革”这个反面教员对我们全体人民,特别是后世子孙进行教育,以彻底杜绝这种悲剧的再次发生。这个机会我们错过了。“文革”初结束时,我们的政策是粗一点比细一点好,这是完全正确的,非常有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稳定大局。但是,我个人认为,粗一点以后应该继之以细。让那些手上流淌着人民鲜血的杀人犯、虐待狂、兽性大发作的人们得到应有的惩罚,让他们不敢再为非作歹,搅乱社会,成为安定团结的社会中的癌细胞。可惜我们没有这样做。许多真正的杀人犯逃脱了法网,至今仍然逍遥自在。一想到这一点,我心里就感到不安。一有风吹草动,这一批人仍然会跳出来的。

现在,“文革”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了。当年受迫害、坐监牢的老同志,有的已经含恨走了,剩下的也大都垂垂老矣。他们每个人都有肚子苦水,一肚子牢骚,可惜倾吐无门、发泄无地。如果即使不是每一个人,只是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肯于把自己那一段经历讲了出来,或写了出来,将会比那些生编硬造的小说内容要精彩万倍,也富于教育意义,都将是留给我们子孙后代的最好的教科书。血写的文章远远高于墨写的,这一点我是深信不疑的。

自从文革结束后,我心里就埋下了这样的希望,希望有人写了出来。然而盼星星,盼月亮,盼到东天出太阳,给我带来的是失望。再环顾我的周围,一群群男女大孩子,如雨后春笋一般,拔地而起。他们生长在改革开放的阳光雨露中,无忧无虑,有吃有喝,社会安定,人

民康乐。他们大概会以为,中国社会向来就是这样的。如果同他们谈到文革中种种惨无人道的暴行,他们会瞪大了眼睛,满腹怀疑:你不是造谣吧,你不是说谎吧,人哪里会干出这样的事情呢?

看到这种情况,我心里比在牛棚中遭毒打时还要痛苦十倍。这一场石破天惊的大悲剧过去了才不过二十多年,竟被社会遗忘殆尽了。在青年们心目中,它不过是一缕轻烟,一篇神话。我真想躲到什么地方去哭上一场。继而转念一想:你不是也喜欢舞笔弄墨吗?别人不写,你自己为什么不写呢?既然想到,立即动手,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就写成了一本书,就是《牛棚杂忆》。我一生爬格子,但是,这一次却是在构思写作方面最顺利愉快的一次,而在内心里最伤痛的一次。我曾说过:我这一本小册子是和着血和泪写成的,决非夸大之词。

小书出版以后,立即受到热烈的欢迎。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我收到的关于《牛棚杂忆》的信就有二三百封。书上说的印数虽然只有九万册,但是,根据国内外流行的情况来看,朋友们的意见是盗版将及八九十万册。这大大地出我意料。我的一位老朋友,广东的老作家写信给我说,我虽然毕生从事著述,写成的东西可以千万字来计算,但是,这一本小书一出,其他的文章皆可以作废了。我个人认为他的话实在很有道理。虽然我没有能力写整个的“文革”,我只写了燕国这非常渺小的一个地区,可是我给我们子孙后代留下了一份宝贵的遗产,留下了一面光明的镜子,从中可以照见美与丑,善与恶,常照一照,会使他们头脑清醒,耳聪目明。这是我留给中华民族子孙后代的一份极其珍贵的礼物。

戴昭铭先生的这一部著作,虽然是一部长篇小说,不是直接叙述十年浩劫的过程的,但却与文革息息相关,从中完全可以照见这一幕人类空前大悲剧的影子。我因体力不支,目力不济,无法仔细阅读这一部长篇小说。我个人同戴先生也并不熟识。但是,我读了张景超

H023/123-71

教授的文章《奇人奇书》，我却不禁对戴先生肃然起敬，敬重他的文章，更敬重他在文革中的表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到了今天，真理已经大白于天下，有谁会戴先生这个奇人，《大漠孤烟》这一部奇书不表示最高的敬意呢？现在，这一部奇书在经过了三灾八难以后终于问世了，我以九十岁高龄的过来人的身份为它祝福，祝福它平安地走向人间，洒向人间都是爱。

2001.7.22 写完

于时窗外清塘中

红荷怒放，绿叶擎天



作者简介

戴昭铭，1943年生，浙江天台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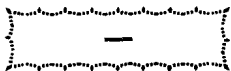
1968年黑龙江大学中文系毕业，1982年复旦大学现代汉语研究生毕业，获硕士学位。现为黑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语言研究所副所长，省级重点学科带头人，兼任黑龙江省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语言学会理事、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语言学科评审组成员、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咨询委员会委员，享受国家政府特殊津贴。主要研究汉语规范理论、文化语言学理论、现代汉语语法和方言，发表论文50余篇，专著3部。论著多次获奖，其中《文化语言学导论》获省教委一等奖，省社科联二等奖、教育部第二届人文社会科学成果三等奖。曾应邀赴美国、泰国出席国际学术会议，并到哈佛大学和香港大学讲学。

E-mail: dzhm@hlju.edu.cn

责任编辑：郑治清
平面设计：张清工作室

内容说明

在那史无前例的年代，一个老五届、一个老三届、一个工农兵学员、一个农村姑娘——两男二女间难分难解的情感纠葛，幸运家庭内令人称奇的明争暗斗；从学校到社会，从都市到乡村，从政府到民间，不同阶层和职业的二十多个人物演出的活灵活现的人生大戏；正与邪、情与理、灵与肉、爱与恨、贞与淫……永恒的人类话题演绎出一个个生动故事，构成了一副副这一时期独有的社会历史和民情风俗的画卷。作品背景真实，情节跌宕，语言流畅，富有可读性；而故事和人物均系虚构，现实中倘有巧合者，望勿生疑。



上午九点多钟,光华公社中学正在上课,整个校园一片寂静。忽然,从教导处开着的窗户里传出了一阵调试胡琴的声音。声音粗重而滞滞,然而极其宏亮。仿佛往平静的水面上投下了一块石头,整个操场上空的空气顿时振荡了起来。

拉胡琴的是一个二十二三岁的小伙儿。他正对着窗户,坐在一把椅子上,歪着脖子,侧着耳朵,认真地审听着自己调出来的音色。当他感到比较满意了时,便晃开膀子拉了起来。他的技术并不高明,弓毛和琴弦的接触十分生硬,琴声中经常夹带着一些沙哑的噪音。他先拉了几遍《喜送丰收粮》的乐曲,还颇有点欢快的气氛。后来又突然改拉单出头《王二姐思夫》的曲调,这是文化大革命中已被批判和禁止的“黄色”戏曲,他很欣赏其中那哀怨凄婉、低回反复的旋律。但经他拉出后,竟好像寡妇在哭丧了。

房间的西北角还有一个大约二十五六岁的男教师正在他的办公桌前备课。他低着头,时而翻书,时而书写,时而沉思,间或抬起眼镜来,不满地看看拉胡琴的小伙子的背影。他是新分配来工作的东北某大学的毕业生柳明义,到这里才三天。

门外响起了自行车声,接着进来了一个二十四五岁模样的小伙子。他头戴一顶没有帽徽的确良黄军帽,身穿没有领章的确良黄军装、灰涤卡的细腿儿裤子,脚上是一双铮亮的黑皮鞋。他中等身材,白净的方脸,弯弯的眉毛下眨着机灵的小眼珠儿,显得很精神。他叫朱友福。

“哎,小宝!你他妈的拉的什么玩意儿?”

拉胡琴的小伙儿回头一看,连忙停下动作,嘻开嘴道:“哎呀!朱哥们儿!我当谁呢!快坐快坐!哪阵风儿把你吹回来了?来来来,”他赶忙掏出烟盒来,“先抽一支!”

朱友福并不接烟,往旁边的椅子上坐了下去,不屑地说:“这老破

烟哪！扔地上都没人捡！看咱们的——”他得意地掏出一盒“大生产”香烟，抽出两支，递给小宝一支，又掏出一盒未开封的同样的烟：“这盒给你，见面礼！”

“够哥们儿意思！”小宝笑咪咪地接过来问道：“哪儿弄的？”

“你猜呢？”朱友福故意卖关子道。

“你不过我也知道，还不是小桃红给整的。他妈的，咱当教员儿的还赶不上个饭馆儿服务员儿！”小宝感慨地说着，掏出火机，给对方和自己点着了烟，抽了一口，又眨着眼皮睨着对方，诡秘地笑道：“你去她那儿，还干啥啦？”

“我不过路过县城，到她那儿求她给整两盒烟。你他妈的别多心！谁像你一见面就要搂要啃的！”

“你他妈的放罗圈儿屁！我不过逗着她好玩儿，谁希罕她呢，熏得油脂麻花的……少啰嗦，你来干啥来啦？”

“我来报到来了！”

“调成了？好快啊！还是你行啊！”

“不是我行，浇点油儿就行了！”

“这年头儿办啥事儿不都得浇油儿吗？到家没有？没有呢？你老婆这些天可空坏了，正盼你呢！”

“别闹！这屋就你们俩？”朱友福朝正在备课的柳明义那边望了一眼，感到有些陌生，“领导们呢？你下半年儿教啥？”

小宝指指自己的一身运动服：“这不是，老行当。咱能干别的？啥轻巧干啥，不用备课，尽领着学生玩儿球儿，一天两节课，连身体都锻炼好了，多自在地！”停了停又说：“喔，对了，领导们听课呢。”

“还有半点钟。我看你别等了，都是熟人。一会儿我告诉校长、主任，就说你来了。你先回去看看你小妈去吧！骑了半上午的车子，快回去吃两口奶，歇一会儿，下晌再来。”

“你这小孩儿嘴可怪甜的。”朱友福的眼睛笑成了一条缝儿，“要吃奶跟我走！”他说着真的站了起来。

“留着你自己吃吧！”小宝也站了起来，“你路过供销社告诉王娘们儿一声儿，给我留两瓶‘北大荒’。”

“干啥?”

“给他妈你接风。咱哥们儿够意思吧!”

“够意思!”朱友福乐得捅了小宝一拳,“什么时间?”

“今儿晚上呗!”

“上你家?”

“不,老地方。上我家我爸让吗?”

他俩说着话走出去了。柳明义抬起头来冷冷地看了他们的背影一眼。刚才他们这段谈话,听得他心里恶气直往外冒。他简直不能理解,这些当教师的怎么满口粗言秽语呢?他思绪纷乱,静不下心来。下一节就是他的语文课,想起来不免有点发慌。他在去年年底来到这个县后,被派到一个农场里劳动锻炼过半年多,最近才被正式安排到这所中学教学。尽管教案已经烂熟于心了,但他毕竟没登过讲台,心里总有些没底儿,他决心要把这第一节课讲得非常出色,正在检查着自己备的课有无疏漏之处,想象着进课堂的一言一行……

小宝又进来了。他坐在原处,拿起胡琴又拉了起来,琴声震得整个房间嗡嗡乱响,搅得柳明义心里七上八下。他只觉得自己满耳都是这寡妇哭丧般的旋律,脑子里的其它兴奋点都消失了,刚刚想好的话、背好的教案也忘了。

他点着一支烟,抽了几口,然后一面出神地看着口中吐出的和烟头上冒出的烟在眼前袅袅上升,一面若有所思地看着小宝的背影,叹了一口气:“喂,小宝!”他连叫了几声,但是小宝根本没听见,他正拉到起劲儿处,腰板儿拔得溜直,两臂张开,好像要飞起来。

柳明义站了起来,走到小宝身后:“米老师!”他郑重其事地用了尊称。

“嗯?”米小宝如大梦方醒,嘎然一声停下来,往后侧着脸,瞪着一双疑问的大眼,“什么事?”

“请你不要拉琴行不行?”柳明义和蔼地说。

“为什么?”小宝鼓起了腮帮子,有点儿不满了。这几天他一直在注意观察这位新来的沉默寡言的大学生,总觉得他似乎有点儿轻视自己,就想找机会证实一下自己的感觉。现在这个人果然直截了当

地来干涉自己了。“这怎能行？我要让他认识认识我姓米的。”他想，便把头一歪，眼皮一抹，嘴一咧，“咋的啊？”

“我要备课呢。”柳明义笑着说。

“你备你的课呗，谁不让你备课啦？”小宝顶得很冲。

柳明义也不示弱了，他把脸沉下来说：“你拉胡琴这么大声，吵得还能备课吗？”

“声大了？这胡琴做的就是这么大的声嘛。”

柳明义见他越来越不讲理，就火了起来：“上班时间你拉什么胡琴？”

“上班儿不拉，下班儿拉呀？下班儿就回家啰。”

“你影响别人工作，知不知道？”

“谁让你听啦？你不会把耳朵塞起来！”

“岂有此理！你会说话吗？”

“我墨水儿喝多了，忘了人话了。”

柳明义见他出口不逊，更是火冒三丈：“你骂谁？我忘了人话，你说的是牲口话！”他站过去，对着小宝的脸说。

“你放的是牲口屁，出口骂人，什么大学生！”小宝指着他的鼻子，站了起来。

“你先骂人！”柳明义指着小宝的鼻子。

“你先骂人！”小宝也指着柳明义的鼻子。

“你把手拿下去！”柳明义说。

“你把爪子拿下去！”米小宝又进一步。

“咱们找校长去！”柳明义说。

“你愿意去你去，咱不去！”小宝坐了下去。

“你不去行吗？走走走！”柳明义上来就拽他的袖子。

“少动手动脚！你敢碰我？瞎了眼，不问问老子是谁？告诉你，你碰倒我姓米的身上一根儿毫毛儿，我叫你跪着扶起来！”米小宝站了起来，挣脱袖子，拉开动武的姿势说：

“我不跟你动武，我们找领导评理去！”柳明义又来拉他，米小宝挣脱左手，右手往对方胸脯上一推：“离我远点儿！”

柳明义没防备他这一下，往后一仰，绊倒了椅子，跌了个仰面朝天。他又急又恼，起来抄起桌上一盒粉笔，就砸了过去，米小宝用手一挡，粉笔盒落在地上，粉笔洒了一地。

“怎么，要比试比试？走！外头宽绰！”

“走！”柳明义先走了出去，显出十分英武的样子。

他们俩原来都会几路拳脚。到外面空地上拉开了角斗的架式。这时下课铃响了，学生们一窝蜂似地围上来看角斗，把他俩圈在当中，还以为他俩在闹着玩儿呢。等他们俩撕厮到一起，彼此的拳脚都往对方身上落下时，学生们才发觉似乎不是闹着玩儿，几个大个的学生连忙上去拉架，但是已经不可开交了。

“魏校长，魏校长，快来拉仗，老师打仗呢！”外圈儿的几个学生慌忙闪开一条路，对着慢慢走来的校长、主任和一帮老师说。

魏校长是一个身材高大、头发花白、很有威仪、四十多岁的人，他走进圈子，厉声喝道：“是谁？都给我松手！”

两个人都同时松了手，站了起来。

“进屋去，学生都回去！”

两个人恨恨地往屋里走。老师们都摸不着头脑，紧着询问学生，学生们摇摇头，一哄而散了。

魏校长坐在一张椅子上，两个斗士也都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坐下喘粗气，老师们大惑不解地望望这个，望望那个，又望望校长。

“说说怎么回事儿？小柳先说，小宝后说。”校长笑着说。

他们两个依次说了事情的经过。魏校长把身子靠在椅背上，右腿叠在左腿上，悬着的那只腿脚尖不停地颤动着，右手的中指尖在桌上不停地敲击着。他闭紧了嘴，沉思了一会，突然说：

“真不像话，就这么点儿事儿就干仗？还是老师呢。下午每人给我交一份检讨书来！”停了一会，他抱歉似地对柳明义笑笑道：“小柳你不知道，练胡琴是我告诉他的，咱们学校打算把文艺宣传队恢复起来，但没有几个人会乐器，想让他练练。”他又把脸转向小宝道：“不过你也不要老拉，老拉影响工作。柳老师新来的，你应当对他客气点儿。”

这时上课铃响了,进来一个十八九岁的女学生,老师们都回过头来用询问的眼光打量她,看得她很快不自然起来,眨了几下眼睛,忸怩地笑道:“哪位是教我们语文的柳老师?”

小柳站了起来道:“你是高二的?是我。”

那学生走到小柳面前,眨着圆圆的黑眼睛看着他说:“柳老师,同学们让我来问问:今天语文课上不上?语文书来没来?”

“上上上。语文书还没到。”柳明义说着,赶紧去拿粉笔和讲义,又对魏校长说:“魏校长,没事儿,我上课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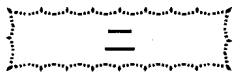
“就这样吧。”魏校长说。柳明义就和那学生一起出去了。

“你是课代表吧?”小柳边走边问。

“是。”那女生答道。小柳发现她说话有一个特点,就是喜欢很快地眨几下眼皮,然后微微地笑笑,好奇而真诚地看定对方的脸。“不过我可啥也不会,希望您多多指点。”

“你叫什么名字?”

“黄丽英。”说着就到了教室。



下午两点多钟,高二(甲)班的同学分成男女两伙儿正在球场上打篮球,柳明义看着学生玩儿上了后,就在球场旁边的一块大石头上坐下来,两肘支在膝盖上,两手把一根小枯树枝不停地折断着。他在想着刚才的事,心里有点不平。这堂课本来是米小宝的,可是上课后体育委员来找他时,谁也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于是校长就叫柳明义暂时先代领一堂。他想:上班儿溜号儿,有课不上,校长毫无表示,反而要我给他代课,真是岂有此理!正在这时,黄丽英从球场下来,走到他面前。显然她是玩儿累了,圆圆的脸上沁着汗珠,在初秋的阳光下闪闪发光,苗条而匀称的身材显示着少女特有的矫捷和健康,高高隆起的胸脯,由于气喘而急剧起伏着,长长的两个辫子又粗又黑,沉甸甸地从脑后甩过左肩,垂在胸前。

“柳老师，你咋不玩儿球儿呢？”

“我不玩儿，你们玩儿吧。”柳明义抬头看了她一眼，依旧低下头去。

“柳老师，同学们都说你的课讲得真好，到底是大学毕业呀！嘻嘻！”黄丽英天真地、调皮地笑着，“柳老师，你要早来二年就好了，我们就剩一年多要毕业了。柳老师大家希望你多给讲讲学习方法。”

“好，好。”柳明义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仍然低着头。

“柳老师，你怎么了，有病了？”

“没有。”

“噢，你想家了？”

“没有。”

“肯定是想妈妈了吧？要不就是……”她忽然住了嘴，改口道：“柳老师，你家在哪？”

“不，我没有家。”

“骗人！谁都有家，你怎么没家？骗人！老师还骗人！”她留下一串笑声，扭身跑了。

两个男同学又过来邀请柳老师打球，他还是拒绝了，继续低头想他的心事。身旁两个球场上学生们的打球声和喊叫声似乎越来越遥远了。

柳明义的父亲原来是江南一个小镇上的小学教员，由于跟依附地方上邪恶势力的校长不和，辞职后，告别了文静的妻子和三岁的儿子，只身投奔了解放军，在一个连队里担任文书，一九四八年在淮海战役中因掩护战友负了重伤牺牲了。解放后，政府为了照顾烈士家属，让柳明义的母亲在镇上的小学教幼儿班。忠贞的妻子费尽心血，把丈夫留下的这根独苗拉扯大。柳明义从小在母亲的教育下，养成了恬静、深思、好学、认真的性格，母亲看到他那酷肖他父亲的浓黑而陡立的眉毛、圆睁而沉思的眼睛、方正的脸盘、紧闭的嘴唇、倔强的身影等等，就免不了暗暗地为他担心，总是有意无意地要嘱咐他几句：

“小义呀，凡事总要随和一些，不能太认真哪，认真了吃亏啊，你爸爸就是太认真了……”

但是一切嘱咐都不见生效，他爸爸的气血已经在他身上生根了。

柳明义从小就表现出出众的聪明。七岁上小学以前，在母亲的指导下，他已经背熟了父亲留下的那本《唐诗三百首》中的大部分诗篇。在小学和中学时，他在班级里各科成绩总是名列第一，不断获得老师的赞扬和同学的惊叹。但是似乎他从不把赞扬和惊叹放在心上，甚至有时似乎并没有怎样把课业放在心上。这个外表沉静、内心热烈的孩子似乎像哲学家似地老在思索和追求着某种高玄渺远的东西。他对于一切不经见的东西都有一种执着的兴趣，有着异想天开的创造欲望和自发产生的广泛爱好。他有着很多连母亲也捉摸不透的秘密心事。他对问题往往有着与众不同的思考方式。这常常成为他和同学争论的原因，而在争论中他又是出奇的固执。

有一次中学老师出了一个作文题：我的理想。对于这个曾在朝气蓬勃的五十年代初期引起无数青少年美妙幻想的题目，柳明义写道：“我最美好的理想就是做一个诗人，因为诗歌能给人快乐和智慧，能使人正直和高尚。”

柳明义是多么幸运啊！他终于考上东北一所综合大学的中文系。孤凄的母亲脸上有了欣慰的笑容。

柳明义在大学三年级时，已经开始在几个地方文学刊物上发表了几首诗作。就在这时，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他和绝大多数年轻人一样，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这一史无前例的运动。他们组织红卫兵、写大字报、印传单、造反、夺权……夜以继日地干着自以为是古今中外最神圣的壮举。但是这一年的年底，他突然接到乡亲们的一封信，告诉他当地学校的红卫兵组织已经提出他父亲是“假烈士”、“真逃兵”的问题，他母亲已因为“是假烈士属”而被隔离反省了，要他自己留心一点。这时，他狂热的头脑才开始冷静了一点。果然，没有多久，他也成了“假烈士子弟”“修正主义苗子”而被剥夺了参加运动的权利，他堕入了苦闷。更可怕的是又突然接到母亲的死耗。他立即赶回家乡。原来是母亲由于受不了无边的诬枉和残酷的刑讯而自缢身死的。但是他到哪里去说理呢？他含着泪，在乡亲们的帮助下草草掩埋了母亲的尸体，然后大哭一场，又赶回学校。